

在知行合一中赋予诗歌新的禀赋

——关于李瑾《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

□ 吉狄马加

美籍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假设将“他的时代”置换为“诗歌”这一词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李瑾正在依靠个人的努力对习以为常的“诗歌”进行一次主体性建设——《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这部作品，就是李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诗歌给出的“试图理解”。时至今日，每个诗人似乎都拥有对诗歌的全部解释权，甚至有些还会主观而绝对地认为，诗歌已经获得了统一的、默契性认知，亦即不需要再去探讨诗歌的本质、本源和本真这样的抽象问题，由此导致的弊端是，生存和情感复杂性被搁置一旁，而诗歌创作也走向评论家陈超所说的“新一轮集约化、标准化生产”。当诗人想当然地使用“诗歌”这一词语，很少有谁会真正深入探索诗歌这种“主观”表现艺术的面相和内涵时，李瑾对诗歌内涵外延的追寻便成为一种诗歌本体的自觉和个人主体性的确立。这一努力的效果或意义显而易见，诗人将在更深层次上借助自身的觉醒发掘诗歌，并在更高层次上借助诗歌的“触须”发现自身。这个层面上，诗歌被引向了哲学：通过生存的、生命的沉思，获得诗歌可能的实然和本然。

李瑾的《谭诗录：实然非实然之间》共分三个部分，其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主体部分的五十篇评论中，自每篇的标题可以看出，作者探讨的都是诗歌的本源问题，这些问题既宏大且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当然，企图以三五千字左右的规模解释清楚，又冒着极大的风险和“亏欠”。不过，李瑾的做法值得思考和借鉴，他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并注重用行文、精当、通达的语言进行阐释，风格则放弃了学院派的寻章摘句和注释索引，也不涉及对具体诗歌或诗人的征录评价，给出的完全是一种总体性的、哲学性的探讨和思索，甚至倾向于古老心学的顿悟。对李瑾的这种叙述风格和方式，我个人的直观评价是，他是在坚持按照自己的努力去体验真理，而不是从他人处或书本上获得知识和认知。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王阳明曾说：“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他又说，“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在这位思想家的视野中，“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李瑾对诗歌的沉思有“心学”的气质，亦即他企图通过个人主观的、甚至不容置疑的理解赋予诗歌全新的禀赋，比如李瑾指出：“我们对心的理解，一直是价值和行动的。心是什么？心是一，是始，是判断和回应。通常将人心和宇宙并列……我心一思，宇宙即来，我心一动，宇宙即去。这样，心是超宇宙的念。仅仅赋予心器官义，当是狭隘而不识大体。”这个意义上，我们可将李瑾对诗歌的认知归结于诗歌是个人的一种“内心事业”。

但这并不能抓住他检讨诗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记录下的文字更多是基于自身的诗歌创作而引发的思索。李瑾并非评论家出身，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创作了不少优美的诗歌，并在诗坛上获得了一定反响。由此可以说，他对诗歌的全部见解是建立在个人创作之上，既有先行后知的意思，也是实践基础上的知行合一，而这一点又非常契合朱熹由道问学、格物致知的理路。由此，他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诗歌既不是心外之诗，也不是物外之诗……诗歌是客观存在的经由心呼唤而出的人世日常，不会脱离心和物而存在，更不会强求或扭曲而为之……通常而言，实体‘心’不在了，仍可以自诗歌中感受到它的炙热和跳动，就在于心一直附着在诗歌上由即在物化为永恒。”

我们都知道，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里，人的真正主体性建立在孤独个人的内心感受之上，个人及其内在体验就是主体性的根本。而马克思则指出，科学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情的理解，不是只着眼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而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通过对诗歌与自我关系的辨析，李瑾提出，“诗歌之伟大不在于她是最高语言或最崇高的审美感受，而在于她提醒我们如何面对自我——或者说，诗歌即自我，即存在，我的意思是，诗歌牵引着我们不断回归自我，通过观照‘我’之本然，证明我的存在首先归属于‘我’，然后才臣服于抽象的外部法则”。李瑾进一步提出，“诗歌一直对人的异化保持警惕，尽管她自己时时时刻刻面临着异化……诗歌让自我发现了存在的奥秘：通过确立内在的我，精神的我，才能将人立起来。这种将诗歌纳入社会关系范畴内进行分解并建构的企图，显然将诗歌等同了人，将诗学等同了人学。由是，在诗歌中重新发现和确立的主体性是属于唯物主义世界的，而不只是在单薄的意识世界中去商榷。毫无疑问，对客体、事物的理解和理论概括，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因素而孤立地达到的”。

必须指出，诗歌虽然是语言形态的最高级，但本质上和大众语言并无分别，但是，这种语言一旦经由心象做出处理或组合，将上升为本质的、根源的话语。也就是说，诗歌是诗人对大众语言进行重新发明的结果。正基于此，诗歌才能深嵌于时代并和人类共同体衔接起来：诗人处理的是心之内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毫无疑问是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一种衍生品。这个意义上，李瑾对诗歌的重新定义是站得住脚的。他说：“诗歌乃即时的思维和情感——一种激于事件/时间的心理叙述，文本层面的诗歌是思维、情感的物化、内体化，也就是说，如果思维是第一性的诗歌，文本则是第二性的，其只能间接地表达书写者已经发生过的内在体验或经验，这意味着，诗人都是间接的诗人，一个对内在自我的描述者、讲解者甚至暗示者。‘间接’意味着第一性和第二性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诗人必须在两个世界之间出入、跳跃——这样才构成了一首完整的诗歌。”李瑾的这种理解虽然有坚决乃至武断的一面，但这种哲学性和创造性却无一不斑，他拒绝人云亦云，拒绝陈词滥调，而是试图以一己之力推翻对诗歌传统的、既定的不痛不痒的认识。五十篇评论分别从思维、意象、结构、情感、意境、自我、乌托邦、国家乃至中、道、气、心等角度探讨了诗歌的种种“存在”，这种存在是在诗歌的此在和真实，关乎诗歌“是什么、为什么、是”、“如何”“怎样”这样宏大的问题。

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李瑾的探讨既抛弃了评论家固有的成见，也回避了作为诗人对个体创作的单向度自誉，他将对诗歌的理解引向哲学和社会伦理学——按照李瑾的说法：“诗歌是内在的我的一种行动，但这种行动并非只发生在‘我’的内部，而是有充裕的外部的。亦即，诗歌包含了自我，也包含了他者。”因此，李瑾的这部作品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诗学沉思录，某种意义上，甚至会创造出新的诗歌逻辑体系和新的理解范式，当然，这是否到过誉之词，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见证。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融媒体时代的诗教需要注重“用户”思维

□ 宋湘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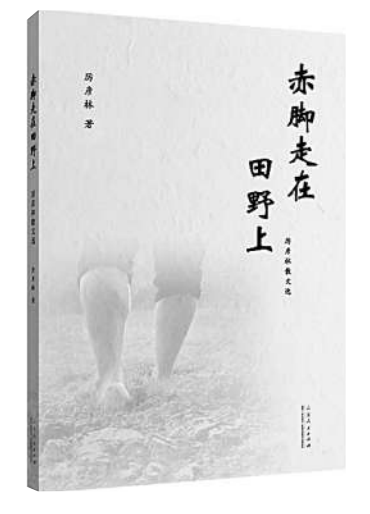
今年北京市高考语文“微写作”，要求考生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快递小哥写首诗，引起社会各界关注。高考作文向来是“体裁不限，诗歌除外”，而这一举动让人们再次审视诗歌和诗教的意义、价值。诗教事关国民人文素养和创造力培养。近年来，国家逐步重视诗歌教育。2019年秋季学期起，高中语文统编教材率先在6省使用，其中必修上册第一单元专门就诗歌写作提出了要求。此外，全部教材共选用67篇古代诗文，占全部课文数的49.3%，诗词比例大幅提升。

不同于传统社会，当代诗教是在互联网以及媒体融合背景下展开的，可以说赶上了融媒体时代。在一项针对中小学生学习古诗词传播情况的调研中显示，有64.6%的学生以网络媒体作为日常接触诗词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发展催生了数字生活空间的形成，在这个由信息构成的数字世界里，每个参与者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主动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接受、加工等全部环节。传播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诗教变革。在“得到App”“喜马拉雅App”“蜻蜓FM”“荔枝FM”等新媒体平台上，蒋勋的“诗词中真诚与感动”“杨雨品最美古诗词”“康震品读古诗词”“王立群品经典宋词”“郦波品读唯美诗词名篇”“小学生必背古诗欣赏”“六神磊磊读唐诗”“为你读诗”等诗教节目都有较高的播放量。

新媒体为诗教提供了广阔平台，但现有内容仍难以满足数以亿计诗歌爱好者多层次、多方面的学习需求。同时，传统课堂诗教缺乏系统性、权威性诗教体系；较注重技法传授，缺乏境界教育；注重古典诗词背诵、解读，缺乏创新引导等。融媒体时代，诗教如何开展？

从印象式点评走向文学、文化阐释

笔者曾选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语文通行教材20首古诗，作为考察诗教效果的篇目。其中只有《咏鹅》能被88.25%的学生背诵，半数以上学生只能背诵11首，传统课堂诗教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只把诗当作识对人生的背诵、应考，切断了诗与人生的血肉关联，忽视了诗的境界对人生的滋养。



《赤脚走在田野上》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读完厉彦林的散文集《赤脚走在田野上》，我眼前一亮。“赤脚散文”是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现象。厉彦林扎根沂蒙故土，讴歌乡情，坚持“赤脚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很受学校师生欢迎，他的亲情，他的感受，他的语言，普普通通又含着人生滋味和泥土芳香。

“赤脚”，即光着脚，与土地零距离接触，往往喻义恋土和乡情。“赤脚”在汉语里是一个符号，自古以来我们无不厌其烦地引用，或褒或贬：“赤脚大仙”“赤脚医生”，不一而足。诗人杜甫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中曾留下“安得赤脚踏层冰”的诗句。近几年，网络文学“赤脚奔跑”、草根作者崛起，“赤脚散文”根植乡土，关注民众，质朴天然，去伪存真。

厉彦林在文学创作里也引用“赤脚”，他是写实的，“每次下地，必须先把鞋脱了。爷爷说，地是



《经典咏流传》节目是融媒体时代诗教的代表，声光电营造的舞美，当代人喜爱的演唱形式，加之对经典的适当拓展，使该节目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和收视率。

我把它定义为“认识论诗教观”。《中国诗词大会》脱颖而出的白茹云在后来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深有感触地说，诗中的境界已融入她的血脉，汲取了诗的力量，才勇敢走过人生困境。因此，不能停留在认识、背诵阶段。有效诗教需要“三打通”，打通诗与人生，打通现实与理想，打通历史与未来，让诗中境界照亮现实世界。

第二个原因是忽视了诗教的“无用之大用”。不少学生坦言：不是不爱诗，而是诗意的渴望被实用知识、各类考证压得喘不过气。这恰恰最需要诗教鼓舞斗志、慰藉心灵、校准航向。诗教不仅关系个体的成长，也关乎民族的精神气度。诗的美学意识能激活人的创造性，超越具体事物之所“是”。比如，常人眼里的黄昏时分，山雨欲来，诗人却写出了“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清苦、商略是诗人审美眼光的独到之处。诗教就是要揭示诗人的想象世界，从中慢慢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超越精神。

传统诗教的背诵、点评有其熟能生巧、直观、重感悟的优势，也存在不足。叶嘉莹、杨义都曾指出感悟诗学缺乏清晰的阐释。

当代评论家谢有顺也说：“现在很多诗歌鉴赏词典，包括许多诗歌赏析文章，都只讲对一首诗的总印象或结论，什么沉郁，放达，悠远的诗意呀，充满人生的感慨呀，但诗里究竟是如何表现沉郁，如何感慨人生的，并无具体的分析。对于普通读者，如果只讲结论，是无法让他们热爱诗歌、沉迷诗歌的，必须带他们进入一个生动、细致、深刻的诗歌世界，才能让他们向往诗歌，并激发起他们对诗的向往。”从印象式点评走向文学、文化阐释，文本细读，打开丰富的意义空间，才能触动心灵，增强诗教效果。

当前诗教方法多在沿袭传统，注重文本、技法解读。格律、比兴等方法固然重要，但缺乏诗与人生境界、时代语境的贯通，不是诗教，是教诗。诗教的最高境界是起于技法，终于境界。通常评价一首诗好，都会说好在有境界。境界是诗人“理想自我”（艺术形象）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张力，通过诗教意境呈现而照亮世界。王国维就把“境界”作为诗词评价标准，认为“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邻于理想”。他强调“境界”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根基和理想之维，现实和

理想之间有一座桥——实践。作为精神生产的诗，与物质生产休戚相关，是人生实践的组成部分。只有带领学生进入诗歌的境界，看懂诗人的实践，才能超越单调的传授知识，达到塑造理想人性，实现理想人生，建立理想社会的目的。

精准传播，深耕细作，才能把境界教育贯穿到底

新兴媒体是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的媒介组织，不止承载内容，还提供更多服务。融媒体时代的诗教要用好新媒介平台，把丰富的内容和优质服务提供给渴望“诗和远方”的用户，这里“用户”思维，替代了传统诗教中的“听众”“受众”。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按照“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思路，精心设计全媒体传播，成效显著。该节目融产品全网触达人数超过41.6亿，阅读量和视频播放量超过6.67亿次。融媒体环境下，诗教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对传统诗教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精准传播，深耕细作，才能把境界教育贯穿到底。当代诗教与传统诗教“一站式”传播不同，能够迅速响应不同用户的各类需

求，提供更多符合大众需求的诗词教育服务。

《经典咏流传》节目是融媒体时代诗教的代表，声光电营造的舞美，当代人喜爱的演唱形式，加之对经典的适当拓展，使该节目“一炮走红”。该节目不仅化用经典诗词、提升了原意，而且通过表演、分享、推送，在微博、微信、音乐平台“全面开花”。其中，支教老师梁俊和他的学生们对袁枚《苔》的倾情演绎，把一首沉寂了三百年的诗“复活”了。这首歌唱动亿万中国人，成为2018年春节热门歌曲。“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是三百年前随园主人袁枚的理想，而歌曲加入了当代解读：“未来已打开，勇敢的小孩，你是拼图不可缺的那一块，世界是纯白，涂满梦的未来，用你的名字命名色彩”。被改编后“苔”，激活了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抵达了每一个孩子的内心，这就是有血有肉有魂的诗歌。

诗教自古以来是中国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代，“不学诗，无以言”不是历史说辞，而是未来对现实的深情呼唤。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亲近富有灵性和感情的土地

——读散文集《赤脚走在田野上》

□ 王万森

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的。如果踏了，地就喘不动气了，庄稼也就不爱长了。”这样的写实，写我跟着爷爷“赤脚走在田野上”，不只是辛苦劳作，还有田野嬉戏：“休息时，我爷爷搬着一把山羊胡，吸着那根很长的旱烟袋，微闭着眼睛，好像喝了二两二锅头酒，是那般的惬意和陶醉。我有时悄悄走上前拽拽爷爷的胡须，爷爷笑着打我一巴掌，竟是那么亲切。我高兴极了，干脆躺在地上，或者打上几个滚，与土地亲如一家，柔柔的，暖暖的……”赤脚与土地，祖孙两代人，这是一幅社会主义乡野的画面，这是赤脚走在田野上老少两代人至亲的亲情，土地是“命根子”。结尾处就那么一句抒情：“我盼望赤脚走在田野上，寻找回亲近土地的感觉。”言已尽，意未尽。好在前面有一句在其中的情在其中的文字：“土地是富有灵性和感情的，也是很有性格和脾气的。”于是，我们又感悟到田野土地的亲情感，感悟着“我爷爷”的赤脚的深意和深情。厉彦林的散文别具一格，以短篇散文为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写短篇散文。其实他的一文一语、专情简约的短篇散文已经渗透开放的情怀，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恰如他的一篇散文《出类拔萃的秘密》，写竹子从南方来到北方，一时之间水土不服，竟然枯萎了，难道就这样寿终正寝了？园丁却说“竹子扎根三年不起身，憋着劲布根”，三年后就会有新竹钻出地面，这是因为竹子虽然枝叶干枯，但它的根却在地底下悄悄生长，甚至盘根错节；事实如果其然，过了

五六十年头，春雨霏霏之后，新的竹笋争相出土，到夏秋季节已然郁郁葱葱长成一片竹林。

这篇散文寄寓了“赤脚散文”翱翔的愿景，隐喻着厉彦林的散文会像竹根一样生长，铺散开来，变成长篇散文。其中有几篇散文反响较大。篇幅扩张到近万字，字里行间仍然浸润着对沂蒙故乡土地和乡亲的一往情深。不妨说，在厉彦林的散文里“土地”和“人民”这两大主题自然而然地伸展开来，毫不生硬。短篇散文里早已孕育的土地和人民的情结，终于找到了喷吐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洋洋洒洒，比起短篇散文丰富了，充分了，大有一吐为快的抒情效果。这样的长篇散文，是沂蒙精神的铁证。它有根，根在人民；它有本，本在土地。

这是“寻梦”时代的土地，一旦进入长篇文学散文，就超越了一家一户的小本土地，而步入现代化的广袤原野。但是，更广大，到底还是沂蒙精神的体现。厉彦林的长篇散文没有飘忽感，不作秀，不造作，描画的是脚下的土地，歌吟的是沂蒙的亲人，句句实在，笔笔有情。他的长篇散文决不故作高深，决不作呼风唤雨之态，抒情发自自身，说理有现代沂蒙人的胸怀，又有高屋建瓴的境界。

“赤脚散文”的精髓在沂蒙精神，厉彦林的文学创作的现在沂蒙

大地，凸显了“沂蒙之子”崇尚真实和忠诚的沂蒙山性格。当年，沂蒙老百姓用小推车迎来新中国的旭日，现在沂蒙文学所当然地用诗意和想象重铸沂蒙精神；沂蒙精神锻造了文学精灵，文学又用自己的诗篇回报沂蒙精神。厉彦林赤脚走在沂蒙的田野上，“感觉自己已是一株根须紧抓大地的庄稼”。“大地”是他散文的根本。厉彦林是文学的，沂蒙精神聚焦在厉彦林的文学创作之中。

有一次在闲聊时，厉彦林谈起沂蒙精神与其他革命老区精神内涵的共性和个性，共性在于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之所以成为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文脉根源，个性在于沂蒙精神更生动体现了军民、党群的血水关系，“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其价值和意义不仅在战争年代老百姓“用小推车把革命推向胜利”，更能体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这是沂蒙文学的现实意义，是与我党的执政理念相契合的革命文化的精髓。他的“赤脚散文”的“小”与新时代的“大”格局杂糅在一起，情和理密不可分。他总是在文学的创作里不停地思考着、探索着，他是沂蒙精神的追索者、受惠者。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